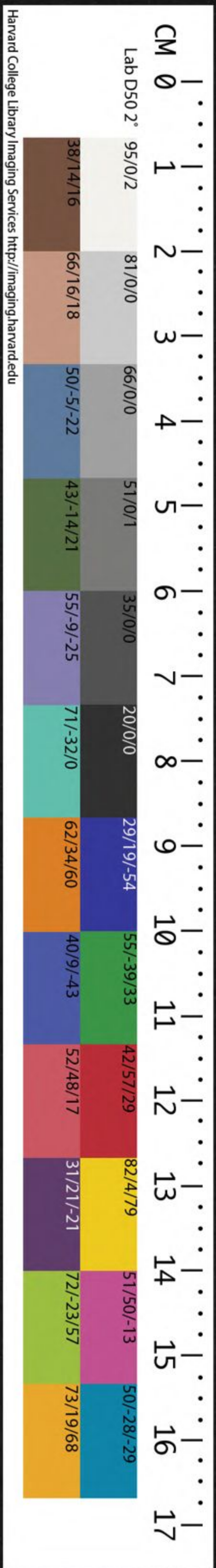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OCT 1 1928

*Ch 4662.4831*

T 4664/4244B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九十一

哈爾濱大學哈爾濱分校  
圖書館珍藏印

吳郡

刪正

近習

宋仁宗皇祐元年知制誥胡宿上奏畧曰昔者  
葛懷敏先任入內內侍省副都知管幹皇城司  
公事宿衛不謹致逆徒竊變震驚宮闈嚮非宗  
廟社稷之重陛下乘輿幾殆及逆徒既獲又不  
生致規滅姦人之口天下之議罪在懷敏楊景  
宗二人而已陛下仁聖不忍加重誅止解內職



令居外任今因奏事忽有此命右再復內侍名  
職且赴本任是不久將復入內侍省之職也者  
再居內省則宿衛之變復未可知兼條制內臣  
都知副都知之職有過降克外任更不許而居  
舊職所以防一切之欲誠源遠之法也望陛  
下令有司檢詳舊制追寢今命

孫非論王守  
忠不當克節  
度使

五年權御史中丞孫抃上奏曰唐制大總管  
大都督之職帶使持節則謂之節度使所以尊  
嚴總領專制軍事豈宜中官得處其任太宗朝

王繼恩平劔南有大功朝廷議其賞止進順州  
防禦使乃別立宣政之號以寵之陛下若以守  
忠勤蓋歲久則富祿之安佚之獎慰之可也獨  
不當假大官秩以踰祖宗典法以損陛下聖明  
至和元年知制誥劉敞奏

劉敞封還石  
全彬除利州  
觀察使克入  
內侍省副  
知者詞臣

知諫院范鎮上奏曰臣九月中上言外議皆謂  
石全彬等緣溫成葬事妄冀恩澤陛下主顧月  
入南斗之戒重謹爵祿不可輕授是時陛下面  
諭臣本無此議又云若與此輩轉官是幸朝廷

石全彬請追還  
石全彬請教



之禍也臣退而竊喜陛下之言至明至聖又以  
爲外議不足聽也比自臣接伴回至雄莫間道  
路傳聞石全彬自作坊使轉宮苑使自綿州防  
禦使轉利州觀察使其餘幹當使臣例轉兩資  
臣惟天子之言豈有不信臣下者如此必全彬  
等日久求請陛下重違拒之大臣又不爲陛下  
執奏使天下之人有以議陛下者章獻皇太后  
輔佐陛下臨御天下章懿皇太后輔佐陛下章  
惠皇后保護陛下三太后皆有母道於陛下其

莽之日監護之臣遷拜未嘗如此之寵也賜與  
未嘗如此之多也使天下之人議陛下篤溫成  
之愛而有輕三后之心實由全彬輩之冒濫也  
繇大臣之不執奏也本朝觀察使未有緣護莽  
而輕授者臣爲諫官若不論奏是臣負陛下責  
任之意乞以臣章下中書樞密參詳以臣言爲  
非乞罷臣職放歸田里使免尸素之咎以臣言  
爲是乞追還全彬誥敕以塞衆議

二年殿中侍御史趙抃等上奏



罪至徒不當  
帶御器械  
呂誨論劉保  
臣王保寧鄧  
保壽王世寧  
不當無功進  
扶

嘉祐三年殿中侍御史呂誨上奏畧曰竊見近  
日除管幹御藥院入內供奉劉保臣王保寧鄧  
保壽王世寧四人遙郡團練刺史中外駭聽臣  
輒以國朝故事言之高品黃門三十年供奉官  
十年一轉蓋不使此輩坐而竊祿如咸平中洛  
苑使入內內都知秦翰與雷有終討王均之亂  
既而有功授以內園使恩州刺史不知保臣等  
立何勞効與秦翰恩賞一同只是攀援暗轉無  
名之例乞追還成命特與平轉邊疆多事之際

請追寢劉保  
臣等前命止  
與斗轉

恐因此內臣無功進秩掌兵授待者不肯用命  
鶴有乘軒衛人無戰意斯有國者深誠也  
五年誨又上奏曰臣伏聞寶元前諸閣分內品  
之類不過一二十人比來增及數倍除身分俸  
外更請本閣料錢四時衣服又被三司折食價  
錢冗費甚多繇此歷天章閣後苑內中御藥院  
最為優厚或因監督工作一切小勞便理績效  
得聖旨盡下則超資躐等謂之賂轉自內品供  
奉不數年間投諸司使遙領刺史防圍之任向



時石全育何承用盧昭序張茂則馮承用之類其名甚多不可殫舉既與之暗轉則俸祿隨而增洽如此濫恩非特亂先朝之典制較之前古亦未之聞也如前班武臣更歷外任及沿邊立顯功著効者未有酬賞若是之速焉竊以國家設爵均祿砥礪才能顯其進用以成大業豈特爲內官假貸而賈天下之怨言謂主上恩厚於私昵甚爲朝廷惜之臣卽不知祖宗之制度何緣而廢至當陛下卽位之初太后臨朝制命出

於帷幄威福假於內官斜封墨敕授之匪人故外廷鮮得聞知疑暗轉之例自茲而始暨明道而後陛下躬覽萬幾比司之繁不聞刻革奈何復使盛於前也然宣命降於內省遷擢誥敕亦關於兩府蓋自來上下循楛蔽而不言以陛下爵祿植爲私恩交結貴倖因緣致身於近輔者比比有之以是積弊寔久陛下無由而知蠹入害政莫甚於此都城之下高門大第寶貨充積富貴窮極皆倖臣之所有也傾府庫之貨財竭



生靈之膏血以資無功何所取益臣恐神人怒  
怨非朝廷之福也設若保臣等出居外任薄立  
勞茲陛下復以何官待之臣竊謂先帝賞秦翰  
訔賊之功宜守之為例則小人覬覦之心自息  
伏乞旨揮入內內侍省檢會諸閣分寶元以前  
人數比類今日如員數過多即行減省及管幹  
天章閣後苑內東門御藥院各限定人數或與  
三年一替並令人內內侍省將印紙曆子具有  
無公過事件批書知因勞改得旨訓賞格即時

與敘遷送中書出給誥敕所貴內侍省與樞密  
院中書相關不敢蔽欺得以盡公其暗轉俸給  
一切非例伏乞裁罷仍追寢劉保臣等前命止  
與平轉俾中外臣寮陸進均一賞有所勸天下  
大幸

司馬光論押班須年五十疏

仁宗時監察御史裏行包拯論內臣奏

監察御史傅堯俞上奏

堯俞彈李允恭不合補孫承言為入內黃門奏

司馬光論蘇  
安靜年未五  
十不當充內  
侍省押班  
包拯請佩服  
真宗格訓  
堯俞論  
堯俞論



用內臣勿從  
中降旨  
論李允恭不  
當安請其男  
亮佐之子不  
言為入內黃  
門

畧曰聞入內都知李允恭奏男俱備庫副使堯  
佐之子永言為入內黃門竊聞內臣許養子一  
人而初補入內都知亦無恩典允恭既不合薦  
孫堯佐亦未當養子一旦破條越例事出非次  
此命一行必有相援而進者則陛下之放法遂  
廢犬凡因事以啟僥倖為易置防以限恩澤則  
難惟陛下持之如金石勿遽轉移永言新命乞  
行追寢允恭久侍左右條例非不詳知公違制  
敕亦望特行勘責

論李允恭公  
建制放失類

士徵求私猶  
論李允恭事

復經王疇論  
列宜依法行

論張昇保庇  
李允恭

堯俞又上奏

堯俞又上奏

堯俞又上奏畧曰臣近三狀論列李允恭朱頴

士等皆蒙雷中遂于今月初五日具劄子乞以

臣前狀并御史中丞王疇劄子付外尋於垂拱

殿進呈臣親奉德音不以臣言為非樞密院輒

復不行衆謂李允恭嘗押張昇入樞密院視事

昇深德之方為保庇仍風聞樞密院勘會李永

言係條貫前擡舉人數以此上或聖聰且條貫



前私身甚衆何獨永言特被收採權倖阿私其  
壞成法況陛下左右使令非一其供奉勤勞不  
當更有厚薄非分之思獨行於允恭今殿前都  
帥李瑄內侍何誠用俱以因緣內降曾經勘責  
已著之令猶移於賴士陛下知不忍於數人而  
不知失天下均平之望實爲陛下痛惜

堯俞兩乞追李允言恩命奏畧曰臣近具劄子  
乞罷內侍押班李允恭孫永言恩命崇政殿進  
呈曰蒙宣諭日行追廢旣而傳聞有指揮不

請愛及他人不得援例臣雖至愚實所未曉豈  
有近侍恃恩破條干法天子俯從公議許令追  
削而樞密必循人情曲爲庇護此事浸行害政  
非細臣言不已豈但爲月費數千錢哉設百官  
有未合任子者間或陳請濫膺官賞而臺臣諫  
列相繼奏論權罷俸給可得已乎今條格具存  
允恭力能破之方復區區使他人不得援例何  
遽知後日無力如允恭者臣未信其能守也借  
能守之是敕可破而例不可援於上下重輕之



奏請  
分得無悖哉。

堯俞又上奏

堯俞又上奏

堯俞又上奏曰臣累狀乞追李允言恩澤奪趙

繼寵差遣終未蒙降出近聞鄭貽緒者將十數

年前事援繼寵例又勾當後苑人言未已倖進

相仍事聞指紳莫不驚駭因緣禁引殊無已時

豈有為法馭下而執政不用設官使言而陛下

不聽如此是條禁不須置而御史可以廢也臣

論李允言不  
正典刑趙繼  
寵遂安魏差  
遣  
論朱穎士京  
條干去三書  
請及行前事

非不知撥給細微聊以供職上不違陛下不  
忤貴臣可以無患害而涼富貴恐臣今日所得  
未多陛下異時為悔已甚故獨區區顧思而不  
能自己者也張昇廢陛下之法恃倖臣之援蔑  
視言者謂如無人且昇者嘗任御史歷知雜事  
遂為中執法當日謂陛下者云何而今乃所為  
如是陛下略加省察可以見其心矣

英宗即位殿中侍御史司馬光等論張茂則劄

子

司馬光等論  
張茂則年方  
十八未可  
充內侍省



押班  
論任守忠

取奉宸庫金  
珠數萬兩獻

遣中官宣明  
正典刑

論任守忠教  
中官為不順

義  
隋陛下為不

論任守忠大  
罪有十一款

書謂該二組  
領差遣與奪

口忿三貪麻  
駁四哀行

王誣濮  
子宗懿

治平元年光知諫院論任守忠疏

光又論任守忠疏

光又論任守忠第三疏

光論內侍差遣疏曰臣竊時上殿見陛下宣論

以內臣差遣並一切委之都知司臣當時已曾

奏陳以為非便今人內內侍省都都知任守忠

恃此權勢背公立私奉之者坐獲進擢忤之者

立致排擠威福之柄盡在其手遂使宮禁之中

畏憚其大過於人主罪盈惡積幸賴陛下神斷

為不孝大沮  
壞建儲大策

七離間內外  
八文構兩宮

九疎護太后  
十擅開寶藏

金珠以獻  
后

論內臣差遣  
不當並委都

知司

已斥而去之然儻不收還威福之柄則是去一

守忠生一守忠終無益也望陛下今後除內臣

常程差遣依舊令都知司定差外其勾當御藥

院內東門龍圖天章閣後苑化成殿延福官等

處及非時差管勾裏外要切公事之人陛下親

加選擇試之以事觀其為人忠謹有功者則加

賞拔姦邪不職者則加貶退不必一一勘會資

序檢尋體例如此則誰不懷德畏威斬忠竭力

豈獨內臣而已雖外朝之臣亦可用此道而治



也

呂誨論任守  
忠以奉辰庫

明珠三萬兩  
黃金一萬兩

奉中官奸惡  
當誅

司馬先請盡  
罷寄資者令

補外官別擇  
內供奉以下

樸直廉謹者  
幹當御藥院

侍御史呂誨上奏

神宗即位御史中丞司馬光論御藥院王中正

乞盡罷寄資令補外官狀畧曰陛下前者盡罷

寄資內臣高居簡等令補外官中外無不頌德

尋聞復留陳承禮劉有方二人又以王中正幹

當御藥院衆頗失望臣竊惟祖宗之意以御藥

一職最為親密過供奉官以上輒令罷去者適

以防微杜漸詔謀萬世子孫所宜謹守不可失

墜者也近歲以來左右之臣顧戀權勢又貪祿

位遂求闡理資序豫支俸給名曰寄資以欺詐

外人此豈祖宗之意耶

光又論王中正及不當令內臣采訪外事狀曰

聞陛下好令內臣采訪外事問以羣臣能否臣

竊以為非直陛下內有兩府兩制臺諫外有提

轉牧守皆腹心耳目股肱之臣也陛下誠能精

擇其人使之各舉其職薦舉賢能糾按姦慝論

政事得失述民間利害皆令列於奏牘明白啟

論內臣不當  
令采訪外事  
王中正不可  
令幹當御藥  
院



陳○其○有○尸○祿○倫○安○及○挾○欺○罔○者○小○則○罪○黜○大○則○  
誅○竄○誰○敢○不○盡○公○婦○議○以○承○休○德○如○此○則○天○下○  
之○事○猶○一○堂○之○上○陛○下○何○患○於○不○知○哉○今○若○深○  
處○九○重○之○內○詢○於○近○習○之○臣○采○道○聽○塗○說○之○言○  
納○曲○躬○附○耳○之○奏○不○驗○虛○實○即○行○賞○罰○臣○恐○諛○  
邪○得○以○逞○其○愛○憎○而○陛○下○為○之○受○其○譏○謗○也○近○  
聞○王○中○正○往○陝○西○有○知○涇○州○劉○渙○等○曲○加○誚○奉○  
廊○廷○路○鈴○轄○吳○舜○臣○違○失○其○意○俄○而○渙○等○進○權○  
列○臣○降○黜○衆○人○皆○言○中○正○所○為○審○或○如○此○則○中

正○弄○權○已○有○其○驗○今○陛○下○又○置○之○肘○腋○委○以○腹○  
心○臣○恐○天○下○之○人○將○重○足○接○迹○而○畏○之○與○金○釐○  
璧○而○奉○之○矣○外○議○又○言○山○陵○禮○畢○韓○琦○必○求○引○  
返○兩○府○當○有○遷○臣○竊○慮○兩○制○以○上○萬○一○有○無○庶○  
恥○之○人○或○陰○結○此○屬○以○求○進○用○者○夫○以○堯○之○聰○  
明○咨○于○四○岳○衆○言○僉○同○然○後○用○人○猶○失○之○於○鯨○  
况○可○決○於○近○習○之○口○乎○凡○公○忠○正○直○之○士○必○不○  
肯○借○譽○左○右○以○求○自○售○齊○威○王○所○以○賞○卽○墨○大○  
夫○而○烹○阿○大○夫○正○謂○此○也○昔○漢○唐○之○衰○宦○官○所



以壞亂紀綱傾覆國家者皆由人主與之謀議  
惟惟進退羣臣也此治亂安危之本不可不  
察望詳思臣言凡欲知天下之事當詢訪外廷  
之臣其王中正不可令幹當御藥院或姦佞之  
臣豫設機謀以經營兩府者必不可用

論幹當御藥  
院高居簡狀

光又論高居簡狀

回說佞不可  
久處近職

光又論高居簡狀

請依祖宗舊  
制應幹當御  
藥院官崇班  
以上者並令

光又論曰臣昨日前上殿言幹當御藥院高居  
簡自先帝時竊弄權柄陛下復寵而信之大為

出外其高居  
簡遠加寬逐  
請送高居簡  
赴所司明治  
其罪

聖德遠累乞治其罪陛下許臣送樞密院施行  
至今不聞有旨揮不知居簡以何道結陛下能  
如此之深也居簡所能止於讒佞佞者不過巧  
言令色希意迎合快人主之欲以市其權使人  
主溺於荒宴而不自知也讒者不過離人君臣  
間人骨肉惑人主之心以固其恩使人主陷於  
傾危而不自悟也有是二者不可不察向使陛  
下卽位歲久功業已成而有讒佞之臣始得弄  
權天下有識者猶當寒心何則知其必為禍亂



之階也。况今初承大統，當銳精求治之時，而遽  
留居簡於左右，仍加寵信，根蒂已牢，則異日之  
憂可勝道哉。此臣所以不避死亡而必當力爭  
者也。或聞陛下欲待居簡自求引退，然後遣去，  
臣誠慙愚未曉所謂。若國之大臣，耆年有德，聞  
望其高，一旦偶有小失，未為外人所知，陛下務  
宜施德使自引去，以全其名，則可矣。其挾姦作  
慝者，猶宜明正刑書。况居簡閭闔小臣，罪惡盈  
積，所宜肆諸市朝，宣示四方，以戒愾人，而尚定

為之小人，且居簡姦邪播聞遠近，陛下今日雖  
為之隱天下耳目，庸可蔽乎。凡居簡所以能為  
惡者，以其自託宮禁，辟如狐鼠，依憑城社，彼唯  
恐離去，左右意肯自陳求退乎。

知諫院楊繪論不當差王中正等往外幹事狀  
曰：臣謹按春秋君之始年，變一年而謂之元年，  
者欲其善於始也。變一月而謂之正月者，欲其  
正於始也。陛下肇升大寶，新布大令，天下之民  
傾耳拭目以觀聽乎聖功，庶業實所謂善之於

楊繪諫差王  
中正李濟舉  
王昭明在外



始正之於始之時也。凡百注措可不謹諸近聞  
差幹當御藥院王中正往陝西幹事續又差幹  
當御藥院李舜舉繼往未幾又差押班王昭明  
繼往御藥院押班最為親近之職祖宗已來差  
出甚少外之官吏苟奉上所親近之人不唯擾  
民抑甚駭物。今乃旬日之中差御藥院二人押  
班者一人接跡而行陛下以此輩為腹心乎則  
館閣臺省之臣乃朝廷所養以待用者豈無一  
人可為腹心而必用此輩乎。近又聞冬至節假

百官頗循舊例遊相國寺聞有小黃門隨而抄  
劄姓名臣不審陛下以之為耳目而使之然乎  
抑此輩自欲以媚於上乎。如陛下使之然則非  
前旒蔽明人主不窺私之義也。若其自媚於上  
則蔽陛下之聰明其可量哉。

熙寧元年右正言孫覺乞定著內臣員數年未  
四十不得入諸閤閣狀曰臣風聞日近行遣內  
臣白茂先事如茂先所坐宜在誅戮之科貸以  
不死聖恩甚厚然內臣出入宮闈宜在防限臣

孫覺因白茂  
先之事詞嚴  
內臣限年出  
入之防



聞先帝時後宮甚肅內臣出入皆更相戒飭從  
 慄祗畏在仁宗朝入內內臣亦嘗限年年未四  
 十者不得入諸閨問臣謂因此事定著員數仍  
 以年為限隔便使重為保任自非通詔令之處  
 一切減省蓋宮省之內不可以不清而防微杜  
 漸亦宜及其未然

周尹等請勿  
 襲隨元放迹  
 忘天下之患

九年侍御史周尹等論遣李憲措置邊事張畧  
 曰朝廷以熙河路鬼章為寇遣內侍省押班李  
 憲往以秦鳳熙河路計議措置邊事司為名中

外之論皆謂憲雖名計議措置邊事而軍前諸  
 將皆受憲節制其實大帥然自詩書已降迄于  
 秦漢魏晉周隋上下數千載間不聞有以中人  
 為將帥者此其故何也勢有所未便也蓋有功  
 則負恃驕恣陵轍公卿何所忌憚無功則挫損  
 國威傳笑四夷非細事也唐自睿宗以前未嘗  
 以將帥屬中人至明皇承平日久志大事奢稍  
 委近習會安南蠻渠梅叔鸞叛而楊思勳請行  
 遂許之然猶以宗楚客為大都護及單行章亂



黔中始以恩勉為招討使。雖有擒滅醜虜之功。而唐之禍萌於此矣。及代宗用魚朝恩拒史思明討僕固瑒。而恃功擅命。幾危社稷。倚元載除之。寒心者數月。以程元振判元帥行軍司馬。權震天下。元勳故老。皆見斥逐。洎犬戎內侵。集天下兵。無隻輪入關者。此皆已然之效也。至憲宗時。王承宗叛。以吐突承璀為行營招討處置使。諫官李儋許孟容呂元膺段平仲白居易等眾對延英。謂古無中人位大帥。恐為四方笑。乃更

為招討宣慰使。而承璀卒以無功。輕謀弊賊得罪。及後世區區踵其故迹。而唐之禍有不可勝言者。其源蓋起於開元也。今陛下更易百度。未嘗不以先王為法。忽降詔命。以中人為副。獨不長念卻慮。為萬世計乎。

請乘李憲措  
置熙河之命

尹等又論遣李憲狀畧曰。奄人柔媚。非深長計慮也。右便僻。以逆人君之嗜好。作為陛下既數假寵於憲。則其類莫不畏向而服從之。而其情日自侈。大憲功益高。賞不可不進。及其盛而



抑之則其中必不自滿矣。以柔媚之性，日習於後，大挾不自厭滿之心，得所信向，服從之類，以事陛下於中。此不可不戒也。天下之事，忽於其始，則其終也必有害陛下。以一方事宜屬之憲，後執以為例，則兵權必歸焉。陛下以薛昌朝役於憲，人習以為常，則士大夫必見摧傷矣。此必然之效也。故臣謂鬼章之患，小用憲之患，大憲功不成，其禍小；有成其禍大。昔漢唐及藝祖皆以兵定天下，方其初中國瓜析為八九，世方乏

才。人不知學，而祖宗震起於撓，招擾攘之中，所以安寧者，亦自多士而已。未聞此屬有與焉。今鬼章狗偷鼠盜，非可畏之與國也。祖宗恩德庇覆之，久陛下作成人才之盛，非無可用之忠臣也。陛下何重於憲，而忽忘天下之士。怠功臣之心，兆後世之患哉。

監察御史裏行蔡承禧論遣李憲措置邊事狀  
畧曰：藝祖之朝，中官不過給使，太宗使以黃衫給事禁中，方是之時，四方可謂多事，而天下士

蔡承禧論藝祖太宗裁抑中人而成業  
憲宗之崇  
用奄尹而無功



民罔不服從以之興大統傳後世逮唐之晚乃以吐突承璀為招討處置而侍從之官論奏不已憲宗屈天下之議而用之終以無功而罷蓋一方之警欲以擾一路為難以天下之力治一小警為至易此理順故也理順則無遠而不從理屈則雖近而不服熙州小警大不過觀幸朝廷之爵祿歲時之賜與小不過欲以劫掠本界倉廩牛馬况封疆之臣所聚者一路之身所用者一路之智也彼夙夜砥礪欲以捐軀命而承

德音乃使潛氣屏息以順適奄尹之指令乎

承禧又論遣李憲措置邊事狀

承禧又論遣李憲措置邊事第三狀畧曰陛下

通知古今明曉治體非不知中人之出為害政

中人之柄兵不可示後世而必欲使之者非以

其便敏能適於旨令歟捷給能有以應對歟非

以在恩河曾經行伍之間乎然而便敏似木捷

給似智又曾經行伍必以為有功臣請言便捷

之害於政者夫中人之出務於集事而不度事

論李憲不合  
充奉鳳路計  
議措置邊事  
論罷遣李憲



之深淺。一。舉以束下。為能。既居兩路。經畧使之  
 間。則必以陛下之威氣。使兩路經畧使不敢議  
 其可否。縱事有未便。則無敢言者矣。無敢言者  
 則雖有害於邊防。陛下無由而聞矣。臣請言捷  
 給之害於事者。陛下深居法官之中。羣臣進見  
 以時。而憲以親侍陛下言之親。莫如憲。且侍左  
 右。莫如憲。其為固已易於信從。而又嘗歷熙河  
 其性慧巧。必能有以投陛下之意。其所言邊防  
 有害則陛下雖聖明。悉知之乎。憲之處熙河。謂

之有功也。豈憲之獨能然哉。上有大帥。下有徧  
 裨熙河軍吏。以陛下俾親信之出也。有功必推  
 憲。其無功敢議憲。以聞上乎。故憲能累積以至  
 此。豈憲之必能然哉。陛下今命諸路之帥都副  
 總管。以為可以任邊。以今差將官正副七十餘  
 人。以為可以將領矣。至於小郡列堡。而以才武  
 名者。不可勝數。小有事宜。豈無一人可任者。至  
 以中人為專帥。而臨制兩路。雖曰計議。又帶措  
 置之名。四夷聞之。豈不輕視中國乎。況今秦鳳



熙河之凋弊常俸自已難給而又一二十旨揮  
 之兵以食之鬼章者如聞潛已遁去臣恐慮慮  
 無功又別生邊事以邀覲望聖慮特回德音以  
 慰安中外

彭汝礪論官  
 官之律

十年監察御史裏行彭汝礪奏曰臣昔者論不  
 當付寺人以兵陛下以為非是及李憲師出界  
 獲鬼章自洮以西遂至無事而臣言絀矣臣之  
 言非以慮為不足以成功其慮亦不在憲故臣  
 言日絀於疑猶信天下之事固有起時而為之

者然其大綱亦不可以一槩言也今以周官觀  
 之考其數蓋不及百人而所事亦畧可見以今  
 觀之其多少輕重何如也蓋古者因民之有是  
 疾故擇而任焉非以使令之故刑無罪之人而  
 為之也彼其類非無聰明賢智無故使以刑徒  
 其身廢絕其類至踰于百焉此非先王以仁愛  
 人之道也古人惟酒漿醢醢司服守祧而已其  
 它莫與焉今以一道之權與之此非先王以義  
 制事之意也蓋薛昌朝不聽切齒扼腕以為



腐儒所賣自是不復回顧士人矣張茂則以河  
事頡頏作氣官屬罕見其面雖達官大吏俛首  
不敢與抗而姦詐之人稍復趨附以僥倖萬一  
之利陛下以是觀之使其有可以輕士人之勢  
其心如何且朝廷比年之役其最貽陛下憂者  
洮西閩蜀其最繫議論者惟濬川之役今日之  
役最爲大矣洮河之役數者皆在寺人是陛下  
所愛養尊寵之士大夫無一可屬任者也且彼  
其初非無敏健精悍可用之力及稍任事者則

窺覷玩弄藉蹈士大夫矣詩曰商鑒不遠在夏  
后之世陛下試取漢唐以來宦官之事觀之亦  
足以知矣自古人君方其無事之時未見其害  
或士大夫之言爲不足信亦莫之聽也及其禍  
亂並作本末顛沛至於無可奈何而後已自古  
及今蓋非一二也惟陛下爲宗社計之不勝幸

哲宗元祐五年御史中丞梁燾論陳衍採訪外  
事狀曰臣風聞中貴陳衍採訪外事密奏兩宮



衍近來頗自表異。凌狎羣輩。氣岸不遜。臣以謂  
 兩宮聖明。輔陛下施為。有宰執論事得失。有臺  
 諫百司各守其職。循名責實。則事無廢弛。豈可  
 使閹尹賤隸。上玷聰明。若此人言為可信。有傷  
 聖德。漸不可長。

八年十一月。翰林學士兼侍講范祖禹論宦官  
 劄子畧曰。漢有天下四百年。唐有天下三百年  
 及其亡也。皆由宦官相去五百餘年。如循一軌  
 蓋與亂同事。未有不亡者也。漢自元帝任用石

范祖禹請悉  
 進罷除用內  
 臣指揮未到  
 者別與差遣  
 已入者復授  
 外官

顯委以政事。殺蕭望之。周堪而廢劉向等。漢之  
 基業壞於元帝。東漢鄧后臨朝。中官用事。手握  
 王爵。口含天憲。順帝以後。五侯專朝。桓帝靈帝  
 之時。十常侍擅天下。子弟親黨。割剝百姓。毒流  
 四海。附之者寵。及三族。違之者滅。及五宗大考  
 黨獄。夷戮天下名士。於是黃巾賊起。朝野崩離。  
 及袁紹誅宦官。獻帝奔播。國餓。而曹操因之以  
 篡漢。唐自明皇使高力士省天章奏。宦官始盛。  
 李林甫楊國忠等。皆因力士以進。唐亡之禍。其



於開元。肅宗任李輔國。末年寢疾。輔國以兵身  
 遷明皇於西內。殺張皇后及二王。明皇以憂崩。  
 肅宗以駭沒。貴為天子。上不保其父。中不保其  
 身。下不保其妻子。由用輔國一人而已。代宗用  
 程元振。功臣畏讒。吐蕃寇陷京師。播遷于陝。德  
 宗用宦官。分領神策禁兵。其後天子由其所立。  
 唐室終以此亡。憲宗服金丹。躁忿為陳弘志所  
 弑。敬宗為劉克明所弑。文宗欲討憲宗之賊。謀  
 泄。仇士良殺四宰相及朝士。滅其族。流血成渠。

朝又年空。文宗憂憤以至於沒。武宗以佞。皆曰。  
 宦官所立。僖宗呼田令孜為父。天下大亂。冀巢  
 賊起。播遷于蜀。又幸興元。楊復恭自稱定寇曰。  
 左呼昭宗為負心門生。天子。劉季述等廢昭宗  
 於東內。韓全誨等劫昭宗幸鳳翔。於是崔高誅  
 中官。而朱全忠。遷昭宗。遂弑之。因以見唐觀  
 漢唐亡國之禍。其酷如此。後之人主。豈可不以  
 為刻肌刻骨之戒哉。太宗時。王繼恩有乎蜀之  
 功。請欲除宣徽使。太宗曰。朕讀前代書史。不



欽宦官預政事。宣徽使。之漸也。宰相思言  
繼恩有大功。非此不足。太宗切責宰相等。  
乃命學士別立宣政使之司。以授繼恩。布衣韓  
拱辰詣檢院。上言繼恩功太實薄。太宗大怒。以  
拱辰妖言惑眾。杖脊黥面。配流崖州。太宗可謂  
深鑒前古。而塞禍亂之源矣。英宗服藥。任守忠  
往來交構兩宮。致慈聖太后與英宗不相悅。言  
者劾奏其罪。貶蘄州安置。盡逐其黨。然後慈聖  
英宗母子如初。宮省清肅。至熙寧元豐間。四呂

之中。李憲王中正宋用臣三人者。最爲魁傑。憲  
總兵熙河。兼領三路。中正總兵河東。兼領四路。  
其權勢震動內外。自陝以西。人不敢斥言富名。  
中正口勅募兵州郡。不敢違師。徒凍餓奔潰。死  
亡最甚。憲陳再舉之策。以訪夏賊。致永洛陷沒。  
在熙河。僭擬不法。用臣典土木之後。無時休息。  
權舟船。壟堆塚。網市井之微利。奪細民之衣食。  
專事刻剝。爲國斂怨。此三人者。雖加誅戮。未足  
以謝萬姓。朝廷止從寬典。量加廢黜。唯憲獨死。



中正用臣猶存陛下近召內臣十八續又召數人而李憲王中正之子皆在其中又除押班二人帶御器械一人中外無不駭愕既而聞二人以執政言其有過先罷三人以舍人微詞頭且輟然前來指揮首違故事又李憲王中正之子既得人侍則中正用臣亦將進用人心不得不憂故臣敢極言之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九十二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九十三

吳郡

正

近習

陳次升論裴  
彥臣大不敬  
當明正典刑

宋徽宗時陳次升彈裴彥臣疏畧曰臣訪聞今月十三日御藥閣守懃在御前呈進文字內臣裴彥臣對君上用手敲守懃幞頭高聲道莫錯斬人莫錯斬人顯是不敬無人臣之禮昔漢唐之間閣官秉國柄制國命者其始於陵慢其終至於跋扈而不可制今日彥臣悖悍如此豈可



忽之而不慮後日之患乎。

請治裴彥臣  
御前高聲之

次升又奏

罪  
請正劉瑗典

次升論劉瑗疏畧曰昔晉文公為公子過曹衛

鄭三國之君皆不為禮焉及文公既入而主夏

盟伐曹與衛春秋謂其伐無禮而不議其愆舊

怨夫伐不失刑禮以立政此文公所以為也今

瑗以平昔悖悍陵驚之迹猶朝夕親近陛下

藥之政臣未嘗謂其無包藏姦惡之心也

之立非內侍都知任守忠意因循遲久陛下

逐交構百端幾開兩宮大隙當時諫臣論奏以

節度副使安置由是光獻得以脩其慈孝宗得

以全其孝觀瑗前日之迹陛下之立豈瑗所欲

既懷疑忌心不自安焉能保其無它耶

次升又奏畧曰臣近彈奏劉瑗充管節度管勾官

曰誣奏都監于乞畱親事官及烏程縣門過為

防守顯有凌驚之迹乞正典刑未蒙施行竊惟

陛下聖德淵懿出於天縱頃居管節度下以公

事上以信中外之人莫不傳聞瑗為本州管勾

論劉瑗當早  
正典刑

義



官知之尤爲至詳。輒敢陵轍，不存上下之分。且如奏留親事官，爲其有勞也。瑗怒其言不自己出，乃誣奏以受都監干請之私，劾而奏之。非有欺也。瑗以謂不當，雷是誣所奏，以獻朝廷。頗玷聖德。又府門啟閉，自有時限。瑗乃揭榜府第，過爲扃鑰，待陛下如何人耶？瑗之悍悖不忠所事如此，宜卽誅夷。今陛下人承大統，廼厚授恩施，寘左右，恬不防閑。雖聖度包荒，憫其爲官僚之舊，不忍加誅，亦當以社稷爲念，斷以大義不

可循以私恩。

次升論內侍李偁疏曰：臣竊聞陛下頃居潛邸，哲宗厚天倫之愛，恩遇甚渥。陛下忠信恭敬，未嘗以毫髮之私上干朝廷。實以本府都門親事官晨昏啓閉甚勞，援例奏留實占役使，非有它也。其事至微，有何犯分？臣寮之家，尚許指名參人隨行，况天子之貴，豈有不可者乎？御藥李偁輒敢凌侮悖慢，誣奏都監干請，但不明言陛下受請求耳。今陛下繼承祖宗之業，位乎天



位豈備所欲。備猶領職禁中。給事左右。忠臣良士莫不扼腕。日夕為憂。竊謂古之刑人。不在君側者。蓋防患於未然。慮禍於不測。今日安可恬然不以為慮。况備凌侮之迹甚著。疑忌之心必生。心既不安。慮患必審。若不早正典刑。宮禁之中。恐開釁端。如前日任守忠之事。爾伏望聖慈體英宗之果斷。早賜施行。以清宮禁。以防後患。實天下之福也。

李備

次升又奏

汪公望論便  
變近習不擇

之害

論防城所不

當用奄人提

舉

左司諫江公望乞遠便嬖疏

欽宗靖康元年。邇天殿說書楊時論不可復近奄人。狀曰。臣竊考自古奄人用事。未有無後患者。漢唐之末是也。漢之竇武。何進。以肺腑之親。因天下怨怒。收攬英豪。如李膺。陳蕃輩。共起而除之。卒不勝。皆駢頸受戮。唐之昭宗。信拜宦者。至有東宮之幽。其為歷世之禍大矣。國家用童貫握兵。為國生事。二十餘年。覆軍殺將。延不得聞中外耗竭。而貫之私藏厚積。不可計。于萬



計人怨神怒。馴致今日。陛下之所親見也。臨御之初。謂宜屏去此曹。使與輿臺阜隸。服掃除之役而已。不可復近。比聞防城所仍用奄人提舉。授以兵柄。此覆車之轍。不可蹈也。使氣焰一戴。則後不可制矣。恩倖持權。貪饕得志。上皇晚雖悔悟。而追救不及。不可不鑒也。

時又上疏畧曰。梁平嘗為大理寺開封府承受。結為陰獄。殺無罪之人。不可數計。罪惡貫人。所切齒。陛下之所知。今復處之御藥。其何意。

繕寫五代史  
宦官傳進呈

進用而恩澤始衰。本朝楊戩亦戒其徒曰。汝輩不可令天子罷修造。我所得恩澤及財物皆緣修造。陛下觀此輩用心。果可不防哉。臣區區之心。望陛下鑒唐之亡。因今日之天意。專以此輩為戒。無使其乘間伺隙。以移陛下聰明也。至於進退人才。尤不宜與之謀。孔子不曰。堯疽孟子不畏臧倉。賢人君子。決不肯因嬖佞以圖富貴。其所以附麗以進者。貪饕無恥。險逞欲之小人。故前日蔡京王黼王安中等。專倚此曹為



此天下所共知。伏惟陛下留神於此。日夜念之。無忘小臣之言。實宗廟社稷之福。而天下之幸也。

許翰請祭漢唐官之禍

御史中丞許翰上言曰。漢唐之季。世平積久。人主不憂敵國外患。而安於佚樂。不親法家拂士。而昵於近習。於是奸宄得乘其間。興宮室池苑。壯麗之觀。致妖冶靡曼傾惑之色。以蔽其明。為讒諂導諛險詖之辭。奏囂塵淫放鄭衛之音。以亂其聰。諱避危亡之言。緣飾隆平之事。使之燕

安。豫怠。廣侈。無憂。以壞其志。而後奸諂習導之。喜忿。對恥辱。以導之。怒。祈求。要請。以導之。施私相竊語。一嘖一笑。皆能陰陽人主之意。使國家威福潛移。於是太阿之柄。始倒持於下矣。其漸至此。則各隨其世事勢之流。相激生變。為亂不同。同歸於亡。東漢祖尚名節。士大夫各持清議以爭之。故其季殺戮忠良。禁錮賢儁。袁紹乘天下之忿。起而誅之。而後漢亡。唐北司不奉權重。東漢而士大夫莫與之敵。是以世無黨錮。



之禍而惟闕之隸勢陵人王幽辱廢置無不如意。朱溫乘天下之忿起而誅之。而後唐亡。本朝北司之盛。殆過漢唐。學士大夫稟稟久矣。前日緣太學生伏闕論事。數萬之衆不約而從。發憤謹呼。若天導之使。北司之勢不誅而自折。則袁紹不復施其謀。而朱溫無所加其暴。此所謂宗廟之靈。社稷之福也。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是故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陛下於何容心。亦憲天而已矣。

退聽者無所歸怨。而國制大定。是乘一時之而建萬世之利也。而議者猶或非之。夫前日緣務專國。是不酌民言。鬱其忿怨。以至於此。唐之季。變生豪傑。其禍至於不可復救。今國家徒以赤子啼號。赴訴其枉。一言撫之。而萬姓返室。懷仁歸德。豈不賢於前世萬萬也哉。此臣之所以爲陛下賀也。臣竊過計。但慮事定之後。邪說搖奪。哀祈感動。法不終守。是以敢申言之。謹按周官。官寺皆隸冢宰。惟內小臣。上士四人。鄭



康成以為異其賢者餘不過僅數十人未有登于下士者也是以內侍之禍不產於三代之前使國家能按今日之法而世守之則內侍得以保身延祀不罹誅殺於下而國家因之垂化定治不憂禍亂於上內外休寧不亦懿乎

李光請斥逐譚積梁方平

李光乞不用內臣管軍劄子曰臣歷觀自古進用奄人未有不致危亂者而兵權尤甚風沙衛殿齊師殖綽郭最日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區區諸侯之師使奄人殿之猶以為辱况天子之師

乎自童貫秉軍政二十年將士零落殆盡開邊生事取笑四夷旋致今日之禍陛下躬履憂危亦可以鑒矣而譚積梁方平輩皆久握兵柄喪師辱國臣謂陛下更易弊事當如拯救焚溺訪聞二人復管勾城壁事豈倉猝之際士大夫果無足委任者乎雖差傅墨卿王禹等提領緣此曹用事日久將士習熟但知中官不畏從官况虜人壓境朝廷舉措細大必關所以壯軍威而增士氣也



請箱梁師成  
家貲以正刑  
典

光論梁師成劄子曰虜騎內寇需索犒軍金銀  
陛下以宗社生靈為重屈意求和上自乘輿服  
御宗廟器皿下至民間首飾之物掬收殆盡大  
臣戚里之家不免直取獨未聞宦官能體陛下  
憂勞之意者近年以來宦官用事或濫貨利或  
治宮室或開拓邊境或進退臣寮皆能肆弄威  
權以厚自封殖其專權擅勢桀黠尤甚者莫如  
梁師成師成用事日久能作威福計其家貲無  
與為比當此危急之時獨不在直取之數臣竊

惑之。臣謹按師成出入禁掖踰二十年罪惡貫  
盈不可悉數。方蔡京王黼相繼用事朝綱墮  
賄賂公行姦邪朋附而為之用。忠賢擯斥  
得進。師成與之締交關通。表裏蒙蔽。引周浮薄  
布滿中外。依憑城社。玷辱聖朝。以至海內怨嗟。  
養成今日之患。迹其罪惡。久合誅矣。陛下踐  
祚之初。聖政日新。一時儉人咸知。退而師成  
偃然居中。執政大臣慮其狡獪多計。恐一旦復  
得進用。莫敢動搖。望陛下斷自淵衷。以師成付



有司籍其家貲窮究姦慝以正刑典因以風厲  
黨類庶有懲革

鄧肅請明正  
陳良弼典刑

高宗時左正言鄧肅上疏畧曰臣於初十日侍  
班殿下有肩輿而至橫門者羣臣吐舌莫敢誰  
何遣人詢之曰內臣陳良弼也臣切謂百官下  
馬外門徒步而入雖雨作泥深滅足沒跗未嘗  
敢以爲勞蓋君臣之分不敢廢也良弼何人致  
爾驕僭雖宣和以前宦官最盛不聞童貫梁師  
成等敢用肩輿輒入橫門者今良弼之寵方之

童貫等無萬分之一便敢輕視朝廷失禮如此  
傳之天下有損聖德臣竊痛之或曰良弼病矣  
不能徒步臣以爲不然豈有不能徒步於橫門  
之外而能徒步於橫門之內者乎又曰汴河久  
涸運漕不至良弼一出則黃流瀾漫一時之功  
不可闕也臣又以爲不然若恃微功便忘分義  
則趙普之流當乘肩輿以登太祖之庭矣或者  
又曰恐得聖旨然後敢爾臣又對之曰此決無  
是理也朝廷之儀定於太祖陛下孝德上追虞



舜。豈忍以一黃門之故。輕變祖宗之法乎。

趙元鎮論言  
趙元鎮乞抑內侍奏

官張致遠論  
列士大夫陰  
結內侍蒙詔  
論立法禁止  
此事正宜絕  
去本根  
李椿論裁制  
宦官之道

孝宗時吏部侍郎李椿乞裁抑中貴奏曰宦者  
論曰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蓋中門之禁女宮  
之戒審門閭謹房室不可無也故宦人之在王  
朝其來舊矣臣伏觀熙寧五年詔書節之謂後  
省內臣轉至承制崇班內常侍許進一子與下  
班殿侍三班差使內侍省東西頭供奉官殿頭  
許進一子與下班殿侍諸班內品更不許進人

內內侍省所管諸班內品每年通許進五人  
悉仍舊內供奉官已下至黃門如願進外官者  
比內侍省遞加一等推恩其內臣諸司使副合  
該奏兒男充前班者今後更不進內臣時上論  
樞密院曰方今宦者數已多而隸省者不入  
內空絕人之世仁政所不取且獨不可用三班  
使臣以代其職事乎臣以此仰見祖宗好生之  
德不惜加等推恩以全人之生世德至渥也臣  
不識今尚守此法與否但見中官比之陛下初



卽位時、人數漸多、其勢頗盛、臣又見近年有中  
官失火者、蠶室中燒死小兒、可見官刑之室、官  
官之家皆有之。臣又聞蠶室中小兒、十不得四  
五、少得生全者、豈稱祖宗好生之德。臣慮陛下  
所未聞也。自古宦官之盛衰、繫有國之興亡、臣  
不敢遠引漢唐之禍、切見宣和之末、童貫等罪  
惡貫盈、軍民怨入骨髓、京師百姓羣起而攻宦  
官、殺之者不可勝數、旋致請康之禍、建炎間、王  
淵交結宦官、不卹軍士、遂激成苗劉之兇逆。

士求康履殺之、併及其黨、遂致明受之變。前此  
不遠言之痛心、蓋宦者體膚旣毀、性情柔忍、猜  
疑驕妬、不期然而然。其間雖有忠直之人、亦多  
衆所不容。所以互相視效、憑恃浸潤、交結受賄、  
以資相高、享州過厚、水陸厭飫、侵漁百姓、興建  
第宅、連亘街陌、始則人畏之、極則人惡之、畏且  
惡、以致羣起而攻之。上貽國家之憂、仰惟陛下  
神聖在上、宦者雖漸盛、人雖畏之、未甚惡也。於  
此時有以裁制之、不至於極、則永無前日之患。



於宦者亦保富貴與國長久此臣所以欲先事而憂者也。裁制之道。臣願出於聖斷。官置蠶室。選精於其事者掌之。應進子者申奏。其乳入之。俟乎復。賜其家。如或不育。願再進者聽之。再進不育。是上天不許也。即聽進外官以為後。以絕陰闇傷生之害。其委付差使門禁宮戒之外。毋使干預人材政事。嚴禁士大夫及兵將宦與之交通者。稍遵太祖皇帝之制。官品高則外補。易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謂良為闈寺也。闈者

於門寺者止於巷。聖人之戒。深切著明。不可不察也。

趙汝愚請解  
罷陳源添差

兩浙西路馬  
步軍副總管

職事

秘書少監趙汝愚乞罷陳源添左總管奏畧曰

臣竊惟陳源係內侍而得參預一路軍政。臣不

知其始自何年除授。然其事體。且害漸不可長。

要非太上建炎詔書之意。臣請為陛下誦之。臣

嘗讀建炎三年詔書。自崇寧以來。內侍用事。循

習至今。理宜痛革。自今內侍不許與主管兵官

交通。假貸饋遺。借役禁兵。當是時。內侍與兵官



交通借役禁兵且猶不可。今乃假以一路總戎之任。臣恐非太上所以防微杜漸之意也。

楊萬里論竊權之最難防

光宗即位楊萬里召為秘書監八對

者惟近習呂祖儉論外

寧宗慶元元年大府寺丞呂祖儉奏畧曰外廷

延情實固宜致察內廷姦

與內廷之勢殊而君子與小人之情異左右前後之人地近情親巧於伺候外示畏謹陽若無

欺尤當深防

他黜陟廢置間得關預時獻微益或可施行雖

威福權柄如自上出而盜竊賣弄則益難知彼

廷之欲盡言者則共指為矯激外廷之欲論

事者則共指為過當由是列于庶位者類多遠

嫌避事鮮克分明斟酌調娛務為得體議論氣

節日就消衰常時既難盡其心被急必將失所

恃天下大物也設官分職所以維持也聽外朝

以為公恃君子以為固然後能守而無失若迺

嬖近替御所知不遠寧免循私非使人士不信

外廷則無由可以擅寵矧今國勢甫定人心猶

搖歲事有饑饉之憂夷狄有窺伺之迹信任君

子猶懼弗濟儻或失職又將疇依



喬行簡論勿  
執狗小人

牟子才請去

董宋臣以慰

在廷之臣學

校之士

論閣長李忠

輔罪宜屏斥

不當止降兩

官

理宗即位國子祭酒喬行簡上疏

景定四年禮部侍郎牟子才論董宋臣不當除  
押班奏

五年子才為給事中繳李忠輔奏曰成周之制  
闈人守中門之禁寺人掌女宮之戒未嘗畀以  
事權所以遏其蠹政害事之漸目漢以來恭顯  
之用事專恣朝臣之側目畏憚亦既任以機要  
又何以禁其長禍流毒之慘此防微杜漸者之  
所當深慮蓋內轄一司自來止以小璫為之取

其服勤恭謹易以禁制又以三年為任不使之

日增月益聲生氣長以貽害無窮惟董宋臣自

小璫至於大官二十年間皆兼領此職權領中

外恣為姦利至今得罪公論故每有除授人言

交攻忠輔乃其所薦根株此局以為依憑凡其

奸犯科條誣上行私之事皆出其所教而忠輔

新進氣銳為術轉深為害愈烈帥漕兩司

羅織甚者窺覘中訶曲為恩倖之地陛下炳見

其奸奪其內轄職事遂落言揮內轄以三年為



任立為定制，又以臺臣之言降官放罷，天下莫不仰陛下之明斷，但恐臺臣所論則忠輔處心積慮，傾險反覆可畏，又有甚於前之所陳，使罰止於此，安知其不復出為惡耶？且宋臣未嘗不罷也，而又復用，未嘗不退也，而又復進，使其不死禍且不歇，抑亦可以為監矣。比者城中鬱假既始於宋臣之屋，城外煙焰亦發於忠輔之家，今陛下施行忠輔而宋臣適死於數日之間，意也。惟天惟道，示望陛下盡取二十年禍根亂本。

一掃而空之。宋臣死，灰無復然之慮，而忠輔則虎兕有出柙之憂。倘陛下盡行臺臣所乞屏斥之言，以絕其根，實惟天惟祖宗之意，而陛下子孫萬世無疆之福也。

斜卯愛實論  
使令之人不  
可預社稷大  
司

金哀宗時，近侍干預朝政，考於直學士兼左司郎中斜卯愛實諫曰：今近侍重將相大臣，不敢與之相抗，自古僕御之重，適供給指使而已。雖名位亦必選擇正人，不論賢否，惟以世胄或吏員為之，夫給錢令之材使預社稷。



大計此輩果何所知乎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九十二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九十四

吳郡

刪正

封禪

管仲論古者受命然後封禪

齊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

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

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虞義封

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

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云云亭頤頊封泰山禪云

云帝侂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



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  
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皆受命然後得封禪  
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  
沙束馬懸車上甲耳之山南伐至召陵登熊耳  
山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九合  
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  
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  
以事曰古之封禪部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爲  
盛江淮之間一茅三春所以爲藉也東海致比

日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物有不召而自  
至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  
蓬蒿藜莠茂鳴鳧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  
於是桓公乃止

漢武帝時議欲仿古巡狩封禪之事諸儒對者  
五十餘人未能有所定先是司馬相如病死有  
遺書頌功德言符瑞足以封泰山上奇其書以  
問兒寬寬對曰陛下躬發聖德統輯群元宗祀  
天地薦禮百神精神所鄉徵兆必報天地並應



符瑞昭明其封泰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  
盛節也然享薦之義不著于經以爲封禪告成  
合祚於天地神祇祇戒精專以接神明總百官  
之職各稱事宜而爲之節文惟聖主所由制定  
其當非群臣之所能列今將舉大事優游數年  
使群臣得人自盡終莫能成惟天子建中和之  
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成天慶垂萬  
世之基上然之

東漢光武建武三十年張純上奏曰自古受命

以三  
月  
封

而帝治世之隆必有封禪以告成功焉樂動聲  
儀日以雅治之風成於頌有周之盛成康之間  
郊配封禪皆可見也書曰歲二月東巡狩至于  
岱宗則封禪之義也臣伏見陛下受中興之命  
平海內之亂脩復祖宗撫存萬姓天下曠然咸  
蒙更生恩德雲行惠澤雨施黎元安寧夷狄慕  
義詩云受人之祜四方來賀今攝提之歲倉龍  
甲寅德在東宮宜及嘉時遵唐帝之典繼孝武  
之業以二月東巡狩封于岱宗明中興勳



復祖統報人神禪梁父祀地祇傳祥子孫萬世  
之基也中元元年帝乃東巡岱宗以純視御史  
大夫從并上元封舊儀及刻石文

趙憲請登封  
告成

太尉趙憲上奏曰自古帝王每世之隆未嘗不  
封禪陛下聖德洋溢順天行誅撥亂中興作民  
父母脩復宗廟救萬性命黎庶賴福海內清平  
功成治定群司禮官咸以爲宜登封告成爲民  
報德百王所同當仁不讓宜登封岱宗正三雍  
之禮以明靈契望秩群神以承天心也

李充等請封  
禪

中元元年上至泰山有司復奏河雒圖記表章  
赤漢九世尤者明者前後凡三十六事與博士  
李充等議以爲殷統未絕黎庶繼命高宗久勞  
猶爲中興武王因父受命之列據三代郊天因  
孔子甚美其功後世謂之聖王漢統中絕王莽  
盜位一民莫非其臣尺土靡不其有宗廟不祀  
十有八年陛下無十室之資奮振於匹夫除殘  
去賊興復祖宗集就天下海內治平夷狄慕義  
功德盛於高宗宣王宜封禪爲百姓祈福請親



定刻石紀號文太常奏儀制

蔣濟請封禪

魏明帝時中護軍蔣濟奏曰夫帝王大禮巡狩  
 為先昭祖揚禰封禪為首是以自古革命受符  
 未有不昭梁父登泰山刊無竟之名紀天人之  
 際者也夫司馬相如謂有文以來七十二君或  
 從所繇於前謹遺跡於後大史公曰至上有聖  
 明而不宣布有司之過也然則元功懿德不刊  
 山梁之有無以顯帝王之功布生民不朽之觀  
 也語曰先君而歎堯舜之美辟猶人子對厥所

生譽他人之父今大魏振百王之弊亂拯流遁  
 之艱危接于載之衰繼百世之廢治自武文至  
 于聖躬所以參成天地之道網維人神之化上  
 天報應嘉瑞顯祥以比往古其優衍豐隆無所  
 取喻至於歷世迄今未發大禮雖志在掃盡殘  
 盜蕩滌餘穢未遑斯事若爾三苗堀疆於江海  
 大舜當廢東巡之儀徐夷跳梁於淮泗周成當  
 止岱嶽之禮也且昔歲破吳虜於江漢今茲屠  
 甸賊於隴右其震蕩內潰在不復淹就當探其



窟穴無累於封禪之事也。此儀久廢，非倉卒所定。宜下公卿，廣纂其禮。十年考時，昭告上帝，以副天下之望。臣待罪軍旅，不勝大願。冒死以聞。詔曰：聞濟斯言，使吾汗出流足。自開闢以來，封禪者七十餘君。爾故太史公曰：雖有受命之君，而功有不洽，是以中間曠遠者，于有餘年。近數百載，其儀闕不可得記。吾何德之修，敢庶茲乎。濟豈謂世無管仲，以吾有桓公登泰山之志乎。吾不取欺天也。濟之所言華則華矣，非助我者。

也。公卿告中尚書常侍省之而已。勿復有所。不亦不須答詔也。

衛瓘等請勒封東嶽

晉武帝平吳，混一區宇。太康元年九月庚寅，尚書令衛瓘、左僕射山濤、魏舒、尚書劉寔、張華等上奏曰：聖德隆茂，光被四表。諸夏又清，幽荒率從。神策廟筭，席捲吳越。孫皓稽顙，六合為家。魏之功格于天地，宜同古典。勒封東嶽，告三府太常為儀制。瓘等又奏：臣聞肇自生民，則有后辟，載祀之數，莫之能紀。立德濟世，揮揚仁風，以



登封泰山者七十有四家其謚號可知者十有四焉。沌淪寂寞曾無遺聲者不可勝記。自黃帝以前古傳昧畧。唐虞以來典謨炳著。三王代興體業繼襲。周道既沒。秦氏承之。至于漢魏而質文未復。大晉之德始自重黎。實佐顓頊。至于夏商世序天地。其在于周。不失其緒。金德將升。世濟明聖。外平蜀漢。海內歸心。武功之盛。實由文德。至于陛下受命踐祚。弘建大業。群生仰流。唯獨江湖沅湘之表。凶桀負固。歷代不賓。神謀獨

斷命將出討。兵威暨加。數旬蕩定。羈其鯨鯢。赦其罪逆。雲覆雨施。八方來同。聲教所被。達于四極。雖黃軒之征。大禹遠畧。周之奕世。何以尚今也。夫玄石素文。底號前載。象以姓表。言以事告。河圖洛書之徵。不是過也。加以騶虞麟趾。衆瑞並臻。昔夏殷以丕崇爲祥。周武以鳥魚爲美。咸曰休哉。然符瑞之應。借物之盛。未有若今之富者也。宜宣大典。禮中嶽。封泰山。禪梁父。發德號。明至尊。享天休。篤黎庶。勒于載之表。播流後之



聲俾百代之下莫不興起斯帝王之盛業天人  
之至望也詔曰今逋寇雖殄外則障塞有警內  
則民黎未康此盛德之事所未議也璿等又奏  
今東漸于海西被流沙大漠之陰日南北戶莫  
不通屬茫茫禹迹今實過之則天人之道已周  
巍巍之功已著宜有事梁父修禮地祇登封泰  
山致誠上帝以答人神之願乞如前奏詔曰今  
陰陽未和政刑未當百姓未得其所豈可以勒  
功告成邪璿又奏臣聞處帝王之位者必有曆

運之期天命之應濟生民之大功者必有盛德  
之容告成之典無不可証有不可讓自古道也  
而明詔謙冲屢辭其禮雖盛德攸在推而未居  
夫三公職典天地實掌民物國之大事取議於  
此漢氏封禪非是官也不在其事臣等前奏蓋  
陳祖考之功天命又應陛下之德合同四海述  
古考今宜循此禮至於尅定盛月須五府上議  
然後奏聞請寫詔及奏如前下議詔曰雖蕩清  
江表皆臨事者之勞何足以告成方望群后思



隆大化以寧區夏百姓獲又與之休息斯朕日  
夜之望無所復下諸府矣勿復爲煩瑣等又奏  
臣聞唐虞二代濟世弘功之君莫不仰答天心  
俯協民志登介丘履梁父未有辭焉者蓋不可  
讓也今陛下勲高百王德無與二茂績宏規巍  
也之業固非臣等所能究論而聖旨勞謙屢自  
抑損時至弗應推美不居闕皇代之上儀塞神  
祇之歎望使大晉之典謨不同風於三五臣等  
誠不敢奉詔請如前奏施行詔曰方當共弘治

以康庶績且俟他年無復紛紜也

孝武帝大明元年十一月戊申太宰江夏王

恭上表曰惟皇天崇稱大道始行揖讓迄于

音雖聿修前緒而跡淪言廢茂記於竹帛者

可單書紹乾雖建徽號流風聲被綵管自無

以來可傳而不朽者七十有四君罔仁厚而

滅鮮義澆而德宣鍾律之先曠世綿絕難得

聞丘索著明者尚有遺炳故易稱先天弗違

天奉時蓋陶唐姚姒商姬之王莫不由斯道





是以風化大洽，光熙于後，炎漢二帝亦踵曩  
 因百姓之心，聽輿人之頌，龍駕帝服，鏤玉梁  
 昌言明稱，告成上靈，况大宋表解，唐虞受終，  
 德山龍啓，符金玉顯，瑞異來騰，於軫墟紫煙，  
 於邦甸錫，晷兆九五之徵，文豹赴天曆之會，  
 二祖之幽慶，聖后之冥休，道冠軒堯，惠深亭  
 於猶親，冲約未言封禪之事，四海竊以應焉，  
 聞惟皇配極，惟帝祀天，故能上稽乾式，昭臨  
 首協和穹，昊膺茲多福，高祖武皇帝，明並日

光振八區，拯已溺之晉，濟橫流之世，撥亂寧  
 應天受命，鴻徽洽于海表，威棱震乎沙外，太  
 文皇帝，體聖履仁，述業興禮，正樂頌作象曆，  
 達通於神祇，玄澤被乎上下，仁孝命世，啟武  
 挺遭運屯，否三才湮滅，迺龍飛五州，鳳翔九  
 身先八百之期，斷出人鬼之表，慶烟應高牙  
 建風耀符發迹之辰，親剪凶逆，躬清昏塗，天  
 革始，夫婦更造，豈與彼承業繼緒，拓復禹迹，  
 一其軌，書罔異文者，同年而議哉，今龍麟已



鳳凰已儀比李已實靈茅已茂離氣降雰於  
 榭珍露呈味於禁林嘉禾積德於殿臺連理  
 榦於園籞皆耀質離宮植根蘭固至夫霜臺  
 又素翻飛有長河山岳之瑞草木金石之祥  
 畿標塗之揭抗驛絕祖之考乃維脊粵不  
 於言太平之應茲焉富矣宜其從天人之言  
 先王之則備萬乘整法駕修封泰山瘞三岱  
 延喬松於東序詔韓岐於西廂麾天闈使啟  
 謂紫宮朝太乙奏鈞天詠雲門贊揚幽奧超

聲前古豈不盛哉伏願時命宗伯具茲典度詔  
 曰太宰表如此昔之盛王永保鴻名常為稱首  
 由斯道矣朕遭家多難入纂絕孝德薄勳淺鑒  
 寐崩愧填麟鳳表禎茅禾兼瑞雖符祥顯見而  
 乎猶深庶仰述先志拓清中寓禮祇謂神朕躬  
 試哉

四年四月辛亥有司奏曰臣聞崇號建極必觀  
 俗以樹教正位居體必採世以立言是以重代  
 列聖咸由厥道玄勳上烈融章未分鴻光委緒



歌而罔藏若其顯謚騰軌則系綴聲采徵畧聞  
聽爰洎姪漢風流尚存遺芳餘榮綿映紀綿雖  
年絕世祀代革精華可得騰金綵奏玉潤鏤迹  
以燻今鑄德以厲遠而四望埋禋歌之禮日觀  
弛修封之容豈非神明之業難崇功基之迹易  
泯自茲以降訖于季末莫不欲英弘微位詳固  
洪聲豈徒深默修文淵幽馭世而已諒以勝非  
虛奏一匪妄埋擊雨怒神淳廕復樹安得紫壇  
肅祇竹宮載竝散火投郊流星奔座寶綿初基

厭靈命履德振弛維功濟淪象玄浸紛流華液  
幽澗規存永馭思詳樹遠太祖文皇帝以啟遘  
泰運景望震疑采樂調風集禮宜度祖宗相映  
軌迹重暉聖上韞籙蕃河竚翔衡漢金波掩炤  
華耀停明運動時來躍飛風舉澄氛海岱開景  
中區歇神還靈頽天重耀儲正凝位於兼明袞  
嶽蕃華於元列故以祥映昌基繫發篆素重以  
班朝待典飾令詳儀纂綜淪蕪搜騰委逸奏玉  
郊宮裡珪元時景集天廟脉壤祥農節至昕陽



川丘風禮網維巡駐表綬中甸史流其詠民挹  
其風於是涵迹視陰振聲威響歷代之渠沈缺  
望內安侯之長賢王入侍殊生詭氣奉俗還鄉  
羽族卉儀懷音革狀邊帛絕書權光弛燭天岱  
發靈宗河開寶崇丘淪鼎振采泗淵靈皇王嶽  
摘藻缺漢并角卽音栖翔禁禦衮甲霜味翺舞  
川肆榮泉流鏡後昭河源故以波沸外關雲蒸  
內澤若其雪趾青毳玄文朱綵日郊甸擇木  
弄音重以榮露騰軒蕭雲掩閣鎬萌移華

淵禁山輿峙衡雲鶴竦翼海海泳流江茅吐  
揆書之列仰筆以飾辭濟代之蕃獻邑以待禮  
豈非神總氣昌物瑞雲炤蒲軒龜軫缺泉淳芳  
太宰江夏王臣義恭咀道遵英栖竒麗古該潤  
圖史施詳閱載表以功懋往初德耀炎昊升文  
中岱登牒天關耀冠榮名摘振聲號而道謙稱  
首禮以虛挹將使玄祇缺觀幽瑞乖期梁甫無  
盛德之容介丘靡升聞之響加窮衆之野獻八  
代之駟交木之鄉莫絕金之楛肅靈重表玆符



兼賦伏惟陛下謨詳淵載衍屬休章依徵聖靈  
潤色聲業諏辰稽古肅齊警列儒僚展采禮官  
相儀懸牲動音洪鍾竦節陽路整衛正途清禁  
於是績環珮端玉藻鳴鳳竚律騰駕流文間綵  
比象之容昭明紀教之服徽焯天陳容藻神行  
翠蓋懷陰羽華列炤乃詔聯事賞祭賓容贊儀  
金支宿縣鏞石潤響命五神以相列門九闕以  
集靈警衛兵而開雲先雨祗以洒路霞凝生門  
烟起成宮臺冠丹光壇浮素雲詔爾乃臨中壇備

盛禮天降祥錫壽固皇根谷動神音山傳稱響  
然後辨年問老陳詩觀俗歸薦告神奉還清廟  
光美之盛彰乎萬古淵祥之烈溢乎無窮豈不  
盛歟臣等生接昌辰肅懋明世東教管聞未足  
言道且章志湮微代往淪絕拘採遺文辯明訓  
誥

許懋論封禪  
并盛德之事

梁武帝天監八年時有請封會稽禪國山者帝  
命諸儒草封禪儀欲行之著作佐郎許懋建議  
曰舜柴岱宗是為巡狩而鄭引孝經鉤命決云



封于泰山考績柴燎禪乎梁父刻石紀號此緯書之曲說非正經之通議也如管夷吾所說七十二君燧人之前世質民淳安得泥金撿玉結繩而治安得鐫文告成妄亦甚矣若聖玉不須封禪若凡玉不應封禪秦始皇嘗封泰山孫皓嘗封國山皆由王好名於上而臣阿諛於下非盛德之事不足為法也上嘉納之

孝謙論并  
號必待

北齊文宣帝天保五年正月制詔問并中紀號秀州長史樊孝謙對曰臣聞巡嶽之禮勒在虞

書省方之義著於易象往帝前王匪唯一姓封金刊玉億有餘人仲尼之觀梁甫不能盡識夷吾之對齊桓所存未幾然盛德之事必待太平苟非其人更貽靈譴秦皇無道致兩風之災漢武奢淫有秦車之害及文叔受命炎精更輝四海安流天下輯睦劔賜騎士馬駕鼓車乃用張純之文始從伯陽之說至於魏晉雖各有君量德而處莫能擬議蔣濟上言於前徒穢紙墨表准發論於後終未施行世歷三朝年將十祀啓



聖之期茲爲昌會。然自水德不以函谷封塗。天馬息歌。苞茅絕貢。我太祖收寶雞之瑞。握鳳皇之書。體一德以匡朝。屈三分而事主。蕩此妖寇。易如沃雪。但昌旣受命。發乃行誅。雖太白出高中國。宜戰置之度外。望其遷善。伏惟陛下以神武之姿。天然之畧。馬多冀北。將異山西。涼風至白露下。北上太行。東臨碣石。方欲吞巴蜀而掃嶠函。苑長州而池江漢。復恐迎風從火。芝艾共焚。按此六軍未申九伐。夫周癸木童。漢馳竹使。

義在濟民。非聞好戰。至如投鼠忌器之說。蓋是常談。文德懷遠之言。豈識權道。今三臺令子。六郡良家。蓄銳須時。畏糧待詔。未若龍駕虎服。先收隴右之民。電轉雷驚。因取荆南之地。昔秦舉長平。金精食昂。楚攻鉅鹿。枉矢霄流。况我威靈能無協讚。但使彼之百姓。一觀大軍。似見周王。若逢司隸。然後除其苛令。與其約法。振旅而還。止戈爲武。標金南潏。勒石東山。紀天地之奇功。被風聲於千載。若令馬兒不死。子陽尚在。便欲



案明堂之圖。草射牛之禮。比德論功。多慙往列。升中告禪。臣用有疑。

唐太宗不許封禪

唐太宗貞觀初。群臣表請封禪。上曰。若天下又安家。給人足。雖不封禪。庸何傷乎。昔秦始皇封禪。漢文帝不封禪。後世豈以文帝不及始皇邪。且事天掃地而祭。何必登泰山之巔。封數尺之土。然後可以展其誠敬乎。

徵論封禪  
百姓

太宗謂房玄齡等曰。封禪是帝王盛事。比表請者不絕。公等以爲何如。魏徵對曰。帝王在德不

在封禪。自喪亂已未。近泰山州縣彫殘。最甚若  
車駕旣行。不能全無使役。此便是因封禪而勞  
彼百姓。太宗曰。封禪之事。不自取功績。歸之於  
天。譬如玄齡等功臣。雖有益於國。能自謙讓歸  
之於朕。豈似不言而欲自取。今向泰山。功歸於  
天。有似於此。然朕意常以嵩高。旣是中岳。何謝  
泰山。公等評議。

六年。匈奴克乎遠夷。人貢符瑞。日至年穀。頻登  
岳牧等意。請封禪。羣臣又稱。迷功德以爲時不



可失今日行之臣等猶謂其晚惟魏徵以爲不可帝曰朕欲得卿直言之勿有所隱朕功不高耶曰功高矣德未厚耶曰德厚矣華夏未理耶曰理矣遠夷不慕義耶曰慕義矣嘉瑞不至耶曰至矣年穀不登耶曰登矣然則何爲不可徵對曰陛下功高矣人未懷惠德厚矣澤未滂流華夏安矣未足以供事遠夷慕矣無以供其求符瑞雖臻駢尉羅猶密積歲豐稔而倉廩尚虛此臣所以竊爲未可臣未能遠譬且借近喻於

人今有人十年長患疼痛不能任持療理且愈皮骨僅存何欲負米一石日行百里必不可得隋氏之亂今只十年陛下爲之良醫除其疾苦雖已又安須盡充實告成天地臣竊有疑且陛下東封萬民咸萃要荒之外莫不奔馳今自伊洛之東暨于海岱薶莽巨澤茫茫千里人煙斷絕雞犬不聞道路蕭條進退艱阻寧可引彼戎狄示以虛弱竭財以賞未厭遠人之望加年給復不償百姓之勞或遇水旱之災風雨之變庸



夫邪議悔不可追豈獨臣之誠懇亦有與人之  
論帝稱善於是乃止

太宗已平突厥年穀屢豐群臣請封泰山太宗  
初頗非之已而遣中書侍郎杜正倫行泰山上  
七十二君壇迹以是歲兩河大水而止其後羣  
臣言封禪者多乃命秘書少監顏師古諫議大  
夫朱子奢建策當時名儒博士雜議不能決於  
是左僕射房玄齡特進魏徵中書令楊師道博  
採衆議奏上之其議曰爲壇於泰山下祀昊天

房玄齡魏徵  
師道上封

上帝壇之廣十二丈高丈二尺玉牒長一尺三  
寸廣厚五寸玉檢如之厚減三寸其印齒如璽  
纏以金繩五周玉策四皆長一尺三寸廣寸五  
分厚五分每策皆五簡繫以金昊天上帝配以  
太祖皇地祇配以高祖已祀而歸格于廟盛以  
金匱匱高六寸廣足容之制如表函纏以金繩  
封以金泥印以受命之璽而玉牒藏于山上以  
方石三枚爲再累纏以金繩封以石泥印以受  
命之璽其山上之圓壇土以五色高九尺廣五



丈四面為一階。天子升自南階，而封玉牒。已封而加以土築，為封高一丈二尺，廣二丈。其禪社首亦如之。其石也，封以受命璽，而玉檢別製，璽方一寸二分，文如受命璽，以石距，非經不用。又為告至壇，方八十一尺，高三尺，四出陛，以燔柴。告至望秩羣神，遂著于禮。

表守真論射  
在寺不可行

高宗將封嵩山，詔諸儒議射牲事。太常博士裴守真奏：古者郊祀天地，天子自射牲。漢武帝封泰山，令侍中儒者射之，帝不親也。今按禮前明

十五刻，宰人鸞刀割牲，質明行。七血已具，天子至，奠玉酌獻而已。今若前祀一日射牲，則早於事。及日則晚，不逮事。漢又天子不親，古今異宜，恐不可行。是時破陣慶善二樂舞入，帝常立以視，須樂闋乃坐。守真并言：二舞誠祖宗盛德，然古無天子立觀者，化育詒庇，孰非厥功，不應鼓舞別申嚴奉，詔可。

玄宗開元中，將封禪，詔有司講求典儀。舊制與手洗爵，皆侍中主之，詔祀天神太祝主之，四門



禮敬本論下  
士至祀天神  
非禮

助教施敬本上言曰周制太宗伯鬱人下士二  
掌裸事。漢無鬱人用近臣。漢世侍中微甚籍孺  
閔孺等幸臣爲之。後漢邵闔自侍中遷步兵校  
尉秩千石。其職省起居執虎子。蓋襲臣也。今侍  
中位宰相。非鬱人比。祝者薦主人意於神。非賤  
職也。古二君相見卿爲上。僖况天人之際哉。周  
太祝下大夫二。上士四。下大夫。今郎中太常丞  
之比。上士員外郎博士之比。漢太祝令秩六百  
石。今太祝乃下士。以下士接天。以大臣奉天子

輕重不倫非禮也。舊制謁者引太尉升壇謁者  
位下。升壇禮重。漢尚書御史屬有謁者僕射一  
秩六百石。銅印青綬。謁者三十五。以郎中滿歲  
稱給事中。未滿歲稱謁者。光祿勳屬有謁者掌  
賓贊員七十。秩比六百石。則古謁者名秩差異  
等。今謁者班微循空名。忘實事。非所以事天也。  
帝詔中書令張說引敬本孰悉其議。

十三年十一月封泰山上備法駕五山足御馬  
登山與宰相以祠官俱登。問禮部侍郎質知章



曰前代玉牒之文何故祕之對曰或密求神仙  
 故不欲人見上曰故為蒼生祈福耳乃出玉牒  
 宣示羣臣

宋太祖時孫奭上嘗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三十九十四絲



